



激情与灵感的碰撞

——读《十五堂书法课实录》

□孟志凯



四年前,我在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书画教室里第一次读到《十五堂书法课实录》,那时刚学书法不久。

“艺术家需要胆,需要天性和纯真,不需要教条和框框。艺术教育是美学教育,也是人生教育,是人求真的渡船,技法教育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胆子一定要大,越是自信,就越能写好。”初读不以为意,写字就写字,提字外的东西干吗?总觉得技法才是最重要的。现在四年过去了,我终于体会到这是多么真诚恳切的建议,类似这样的话在书中还有很多,都出自这本《十五堂书法课实录》。

这本书无疑对初学者极友善,它所讲述的就是真实发生在教育科学学院学生书法课上的事,其中大部分的学生以前从未接触过书法。在这“珍贵”的十几堂课时间里,执教者(本书作者)从笔墨纸砚讲起,到篆隶楷行草,谈布局创作,篆刻书论,带着大家在黑与白的世界里自由翱翔。全书按当时的讲授内容分为三大块十五章:第一块铺垫基础,为后续做导学;第二块讲五体及临习方法;第三块讲创作、书论、硬笔书法及篆刻、问答。第三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拓宽学书者的视野,谈创作布局教大家如何把所学用到作品中,谈书论则告诉大家理论对学书创作的指导意义,问答部分则是针对学书中的许多困惑给出了答案。

书名“实录”,就是把“教授者”和“学生”同时搬进了书里,有随堂示范,学生书写,现场点评,还有随机向现场解答,氛围感十足。阅读过程丝毫感觉不到枯燥和生涩,反而被老师的幽默、学生的稚态以及散文般优美的语言所吸引,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当年那个学习书法的教室。

能否用简洁的语言把书法实践中的笔法讲清楚,是评判一本书书法基础理论书籍优劣的重要标准之一。既要体现专业性,又要兼顾初学者的理解接受程度。在讲授汉隶书写那一章,作者仅用几张笔画示意图和寥寥数语就把隶书的笔法讲得清晰明了,这在其他理论普及读物中是很难见到的,我现在才明白,这是因作者本身就是一位富有实践的书法家之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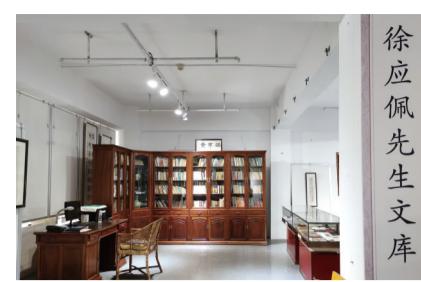
《十五堂书法课实录》不只在轻松的氛围中介绍了书法的书体、创作、鉴赏等理论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在不知不觉间将读者往更高的人生境界上去引领。在讲到秦代诏版文字时,引用大书法家萧娴之语:“学书者务必脱略名利,艺术需要痴情,名利场窒息一切艺术”,并提醒学书者在生活中应“敢说,敢做,敢担当”。

我所认识的杨谔也正是如此,博学、平易,有时则率真得让人一时难以接受——比如直言的批评。书法以外,文学、绘画、篆刻他也信手拈来。不是浅尝辄止,而是每一个艺种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实践,所以他的身边围着一群渴慕上进的学生。

文字能见人的心性。《十五堂书法课实录》中许多故事都是用轻松幽默的语言写出的,如果没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再漂亮的语言也会显得空洞。曾读过他的两篇长篇散文《那三年》《永和六年》,在海门师范读书时萌生了“作家梦”,并爱上了“写字、画画”。海师毕业后,被分配到启东永和中心小学任教,因为立志教改又有些“鲁莽”,被“升”到永和中学当教师,后又被“发配”到公兴村小学。类似这样并不出彩的“经历”反而磨炼了他的心性,没有浇灭他求美求真的热情,现在都转化为他写作、研究、创作的生活基础。

不久前,我拜访了本书的作者杨谔老师,问及本书写作的初衷,杨老师介绍说:自己接下教学任务后,了解了一下学生原有基础和教学目标,发现没有合适且现成的教材可用。开始三堂课,讲授前列了个提纲,讲授时随兴发挥,事后发现整个过程颇有意思,就动笔记录了下来,在记录的过程中萌生了编写一本入门的书法教材的想法。我想:“那段时间对于作者来说注定是充满激情和灵感的。”打开书本,幽默风趣、鲜活如生的语言比比皆是,由“武术理论家王语嫣”引出书法理论,拿《水浒》一百单八将和汉隶作比,这样天马行空式的思维只有在特定情境下才能迸发出来的。难怪作者说后来回过头再读书稿,发现那些语言自己再也写不出来了。

作者善于旁征博引,娓娓道来,把艺术观点穿插在课堂上,又作为“实录”以文字的形式记录在书本上。作为读者,我常常被这样冷峻而热烈的思想所感染:“追随时风,不思自立,是书者主体精神缺失,审美判断失误造成的。”“要真实、自由、自然地书写,作为书写主体的人是不同的,而‘字如其人’。”“学艺好比参禅,由没有感觉到疑,由疑到悟,由悟到再生新的疑,如此循环往复,不断进入新境,才有进步。”值得一提的是,据初步了解,这本书已被珠海市、湛江市、北京市平谷区等十多个地方图书馆及辽宁师范大学、鞍山师范学院等多家高校图书馆作为推荐书目在线上宣传。



——读《十五堂书法课实录》

□孟志凯

秋分,清秋的风里,我满怀崇敬来到华侨图书馆的“徐应佩先生文库”。

9月19日,是中国古典文学鉴赏大师徐应佩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当晚,我从南通电视台的“城市日历”及先生哲嗣徐哲夫、诸位老师的微信朋友圈里,获悉当天下午举行徐应佩老师追思会暨徐老师生前藏书及书柜捐赠仪式。因书结缘徐老师的我,抱憾未能前往,次日经联系徐师母李琪生后,趁周末得空,早早第一个人馆。

馆里静悄悄的,步入先生文库,张晏题写的“怡辛斋”匾额下,硬木的五组大书柜汗牛充栋,书香依旧。连同文史哲书籍、文房用具的摆设也与之前别无二致,可谓原封不动,感觉重回缥缈满屋的徐老师寓所东首大书房。另外,书桌上的台灯、台历、笔筒、电脑,以及书桌前的旧藤椅也一如故。然而,荧光灯影摇曳着,长者却云深不知处,只能从追忆中寻觅他的音容笑貌了。

徐老师1936年生,原籍南通县,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南通本土第一位文科教授。学人皆知,他作为中国古典文学鉴赏学科奠基人,全国古诗词鉴赏研究会会长,古典文学、诗词修养及造诣蜚声海内外。

明亮的展柜前,徐老师的一本本著作:《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赏析》《古典诗词欣赏艺术》《古典诗词欣赏入门》《旧体诗欣赏与写作》《中国古典文学鉴赏学》《怡辛斋文粹》,以及主编、主撰的《历代哲理诗鉴赏辞典》《历代诗鉴赏辞典》等30部鉴赏辞典,熠熠生辉。真是车载斗量,著作等身,令后辈敬佩不已。

瞻仰徐老师的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中国作协会员证书、鲁迅研究学会会员证、手稿等等,当中,一份徐老师的处女作——《略谈诗词歌赋传统继承问题》(刊于1956年11月17日《光明日报》)格外醒目。这是徐老师留校工作时与同窗挚友周明合作发表的文章,那年他刚好20岁。

言及处女作,一甲子情未了。前年,曾听徐老师忆当年书生意气、激扬文字:“1956年我于苏北师专(今为扬州大学人文学院)毕业,年方弱冠,留校任中国古典文学助教。业师洪式良

系创造社后期的中坚人物,与郭沫若为好友,他要求我能胜任从先秦到明清全程的教学,导师为古文字学家蒋逸雪先生,洪、蒋二师对我严格要求,嘱咐:‘不精小学(文字训诂之学)无以启古典文学之门;不明版本目录之学,无以辨古典文学之径;不熟读精思,无以登古典文学之堂;不熟习历史,明察世事,无以入古典文学之室;只有打牢坚实的基础,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于是,除从先秦至明清全程研读外,并主攻《诗经学》,广泛收集资料,且用心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初生牛犊不怕虎,写出了《略谈诗词歌赋传统继承问题》。”自此登堂入室,一发不可收。

书卷多情似故人。徐老师与周溶泉、吴功正合著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赏析》,又让我重温年少时的美好记忆。说起来,那还是我1982年高中时的“宝贝”,犹记书中《孔雀东南飞》《梦游天姥吟留别》《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等等,“深识鉴赏”的赏析文字如行云,如流水。这本书后因搬家找不到了,我于“孔网”觅得后如获至宝,于2019年10月27日周日那天登门求其签名。躬身藤椅,正埋首敲着键盘的徐老师,放下活计,翻开我递上的书,先瞧了下版权页,接着娓娓道来:这本书之所以名为“赏析”,着重是从作品的艺术角度分析其美学价值;但如果就此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鉴赏学学科,那么其间离不开叶圣陶老先生的关怀,叶老不仅为书题签,而且后来还拉老诗人吴奔星一道介绍他加入中国作协……为此,他写过《神交叶圣陶》一文(刊于2019年2月16日《南通日报·广玉兰》)。

琳琅满目的书籍中,最感人的莫过于他的专著《中国古典文学鉴赏学》。这本书的缘起,听他讲过:“1983年夏,我应全国古典文学讲习会之邀赴庐山讲学,碰巧与吴调公教授住在一起。讲学之余,得到吴老耳提面命之教,遂将建立中国古典文学鉴赏学作为奋斗目标,开设古典文学鉴赏选修课,并将文学与哲学、美学、历史学、文化学、心理学、民俗学等融为一体,构筑出一个崭新的理论体系与宏观的

一书一世界 ——走进徐应佩先生文库

□陈健全

框架。《中国古典文学鉴赏学》积十年之功,就这样完成了,其间老友徐明教授还主动承担校订工作,书在1997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而更增佳话的,当属一本批注本。话说2020年7月16日下午于“怡辛斋”,我本来请徐老师签署一本全新的《古典诗词欣赏艺术》,想不到,他微微一笑,让我先看一本脱了页的硬面书——《中国古典文学鉴赏学》。了不得,几乎每页密密麻麻的圈圈点点,并有许多夹着纸条的批注。原来,这一本是他赠与从前的学生、如今扬大文学院博士刘勇刚的,而刘勇刚教授读后批注又寄还徐老师。扉页上书有短札:

“徐老师,您好!大著通读数过,获益良多。书中小眚均以小纸条标出,他日修订或不无小补。如有吹毛求疵处,请先生谅解。即颂近祺。学生刘勇刚拜。2000.8.28.”

徐老师意味深长地说:“这就是学人态度,做学问都像如此,哪能没得长进?”我由衷地点点头。徐老师欣然持软笔为我签了“健全贤契存念。徐应佩庚子夏日。”钤完朱文名章,又特地加盖了他喜欢的一方闲章:“品诗赏文,知人论世,其理一也”。并讲“知人论世”是文学鉴赏的历史观点,出典于孟子的“颂(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那天,他兴致很高,言谈间指点古今,荡着竹林松风,清朗澹泊,如诗如词。

如今,再捧读此书,历历在目,声声在耳。

不一会儿,来了一群南通大学的师生,且看且听这批注本的故事,无不感动。一书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凝视如是注入那么多情感的书,我想,书最大的价值在于读,徐老师的在天之灵如果知道金针度与后来人,一定十分欣慰吧。况且,这方不负捐赠人的一片心愿。

恍惚间,眼前又浮现出徐老师大度从容的神情。



讳莫如深韦太后

——读《宋史·徽宗韦贤妃传》札记

□汪微

亲的年龄凭空拔高了十岁,帮她掩饰那段屈辱的经历。所以史书也据此记载,韦太后归宋时已年近七旬,又享了二十多年的清福,九十岁善终。

说起韦太后与宋高宗母子俩,心计都比较深,有时候表现得很不仗义。其实这也难怪,他们都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建炎四年(公元一一三〇年),徽宗被捕的三十四个女儿中,有一个柔福公主竟奇迹般地逃回了南宋朝廷,高宗与她是异母姐弟,乱世中骨肉重聚,免不了抱头痛哭一场。十年后韦太后也回到故国,可是当地见到柔福公主时,却显得非常尴尬。当晚,高宗从母亲口中得知一个让他十分震惊的消息:这个柔福公主是个冒牌货,真正的柔福公主早已死在漠北了。然而高宗也不傻,自己的姐姐是真是假他还至于搞错。从母亲闪烁不定的眼神中,他马上猜到了其中的原委,但不能挑明,只能心照不宣。

韦太后究竟为什么要一口咬定这个公主是假的?事实上,韦太后和柔福公主沦落为金军玩物之初,是同时被打入“浣衣院”的,所谓浣衣衣服是说得好听,其实就是金人凌辱女性的场所。她俩彼此都知道对方受辱的底细,因此只要柔福公主在,这些尘封的往事就有可能被重新提起,韦太后就会感到抬不起头来。彻底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柔福公主永远闭口。高宗心领神会,立即以冒认皇亲的罪名将柔福公主处死,也就去除了韦太后的一块心病。

如此看来,韦太后这个人真的是太有心计了。当初金人松口允许她回家时,她“恐其反复,呼役者毕集,然后起攒”,可就在这时,那个可怜的宋钦宗奔来哭喊,求她回去后转告自己的弟弟高宗,千万也要设法让他回去,只要像父亲徽宗那样做个京城道士就足够了,保证不会奢望帝位。韦太后假意答应,可心里明白那是儿子最忌讳的事情,避之唯恐不及,所以回去后提也不提。

韦太后在归宋途中还有一段插曲,充分证明了“太后聪明有智虑”。在经过燕山脚下时暑气逼人,押送的金兵怕热,懒得继续走了,韦太后怕夜长梦多,“虑有他变,乃佯称疾,须秋凉进发”,一面迎合这些人的心思,故意说可以等到秋凉再走,一面又向随行的金国使者借了三千两黄金,分给这些押送的金兵作为犒劳。金兵得了赏钱就忘记热了,又高高兴兴地继续赶路,“由是途中无闲言”。

值得注意的是,韦太后这种心机重重、讳莫如深的性格基因,被她的儿子宋高宗全盘继承了。高宗即位后,口头宣称要恢复中原迎回二帝,内心却在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对他来说,一个旷古难题正摆在面前:徽、钦二帝若是果真归来,自己将摆在何处?抗金名将岳飞过于天真,只知精忠报国,直捣黄龙迎二圣,却哪里明白高宗的心思?对高宗来说,岳飞“迎二圣归京阙”的宏愿其实正截在了他的痛处。岳飞不除,费尽周折取得的宋金和议就很有可能变卦。于是高宗先利用岳家军的神勇挫败金兵的锋芒,然后与金国谈判,要求归还自己的母亲韦太后,接下来默许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收拾了岳飞,安安稳稳地做起了他的太平天子。

高宗即位之初念念不忘母后,为达到迎回母后的目的不惜向金人屈膝求和,表面看来是个孝子,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他明知徽、钦二帝长期在北方受苦,既然有能力迎回母后,按说也完全可以迎回二帝,可是他怀揣难以启齿的目的,毅然置父兄的生死于不顾,如此心术,与他的母亲韦太后不顾天理良心,置柔福公主于死地,简直如出一辙……

掩卷之余,心中阵阵悲哀。



南宋临安皇宫复原图

泛览洋洋洒洒四百九十六卷的《宋史》,对两宋三百多年总体政治框架的印象是比较压抑沉闷,但其间不少人物传记有着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可读性还是较强的。读罢其中的《徽宗韦贤妃传》,感觉宋高宗赵构的生母韦太后是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

韦太后早年被宋徽宗赵佶封为“德容宫贤妃”,金人入寇,靖康之变,韦贤妃随徽宗及大批皇室成员被掳至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忍辱侍奉金国大将完颜宗贤十五年,并生下两子。后来宋高宗想方设法迫使金国送还南宋,才得以安享晚年。据《宋史·徽宗韦贤妃传》记载,“韦太后薨,年九十”,我对此一直深表怀疑。仔细比对《续资治通鉴》《宋史纪事本末》等多种可信度较高的史料,韦太后应该是三十八岁被掳,五十八岁南归,享年八十岁。但是宋高宗坚称,他的母亲是四十八岁被金人俘虏,这就令人费解了。然而细细想来也不奇怪,高宗是个孝子,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追尊母亲为“宣仁皇后”,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后又尊为皇太后,逢年过节或母亲生辰都要面向北方恭贺请安。

宋高宗早在做康王的时候曾自告奋勇,入金充当人质,历经凶险,所以他深知母亲在金人铁蹄下近二十年过的何等屈辱的日子。对饱受心灵和肉体创伤的母亲来说,名声会比生命看得更重。在金邦这些年来非人的经历无疑是不堪回首的,高宗要帮助母亲抚平创伤,首先就是要面向朝野,“洗清”韦太后的声誉。

高宗早有耳闻,无论是满朝文武还是民间百姓都在悄悄传言,徽宗的嫔妃、公主们已在虎狼群中难保清白,韦太后当然也不例外。高宗挖空心思,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掩盖和抹杀韦太后曾被迫为金人生子的事实。试想,当人们得知韦太后入金时已经四十八岁了,还会相信她能生出两个儿子吗?那肯定是金人散布的谣言吧!高宗处心积虑,不惜伪造时间差,把母

新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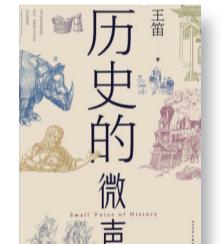
《北京红色文化的文学探寻》
方继孝 汪津出版社

本书依托于作者收藏的作家亲笔书信、手稿等一手资料,以及实地探访作家故居,讲述作家创作往事,展现新中国文艺的发展历程。选取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等一批代表性作家,寻访他们在京的足迹,结合他们留下的珍贵手迹,讲述他们在北京居住、生活和创作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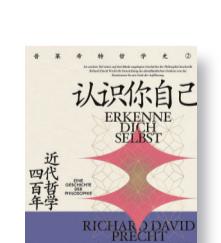
《国文的创生》
陆胤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清季,国文一科既是近代知识秩序、知识载体、知识传播方式变动的产物,又涵纳了传统蒙学和古文词章之学的诸多经验,负有培养读写技能与脉延国族文化的双重使命。本书聚焦于“国文”的创生时刻,旨在从教育实践角度切入“文学”古今之变,进而试探近代知识形成的普遍机制。



《历史的微声》
王笛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一本关于“书”的书,收入作者在英文学术杂志以及大众媒体上发表的书评,其中在权威刊物《美国历史评论》《亚洲研究季刊》等发表的英文书评。第一部分“读书就是自我塑造”和最后一部分“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是专门为本书所写,尚未在其他任何地方发表过。



《认识你自己》
[德]理查德·大卫·普莱希特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读者穿越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启蒙运动以及德国唯心论的思想世界。看见意大利商业市镇的繁荣、跨入工业时代早期的大不列颠和大革命前的法国,尝试破除教会的干涉,让自我成为万物的尺度,勾勒出国家的模型,酝酿出公民的社会。